

C
H
·
S
H
·
H
·

城市社会发展问题

[苏] A. B. 德米特里耶夫主编
M. H. 麦热维奇

《城镇经济研究丛书》编委会

城镇经济研究丛书之二

城市发展问题

[苏] A·B·德米特里耶夫 主编
M·H·麦热 维 奇

王中宪 译

贾稚岩 校

《城镇经济研究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哈尔滨

《城镇经济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张育盛

副主编： 李弘烈

编 委：
武恒聚
白津夫

城镇经济研究丛书 城市发展问题

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32开本·5.625印张·150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译 者 的 话

以区域共同体（社区）——城市——作为综合研究的整体对象，涉及到决定与影响城市形成、发展的十分庞杂的因素，加之这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致使以单一学科为立足点对城市某一方面或侧面进行的研究，难以全面地把握城市功能和作用的本质内容，更难以对城市做全面的动态考察。由A·B·德米特里耶夫和M·H·麦热维奇这两位苏联城市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担任主编而完成的这部专著，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它吸引许多学科的专家从各自擅长的专业角度对城市进行多方向，多侧面的分析，这些分析成果又有机地被整合在社会性这一概念之中，从而显示出综合分析对整体现象作动态考察所固有的力量。唯其如此，无论本书的某些结论，还是它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对我们的城市课题的综合研究或单项研究工作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由于专业知识和时间的限止，译文难免有错译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多予指教。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承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城镇经济研究课题组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多方面帮助，这里谨表示真诚的谢意。

1985年2月

《城镇经济研究丛书》

编 辑 说 明

城市，包括我国城市建制最低层次的镇，作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而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在历史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以空间利用和自然环境利用为特点，以集聚经济效益和集聚社会效益为目的的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技术文化的复杂的空间地域系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类型和不同等级的城市群体，形成了有机的城市体系。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是城市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经济是整个城市社会的基础。

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城市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化，首先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城市经济的科学，产生和发展了起来。现在，这门新兴科学正以其重要意义和实际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在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迅速的发展。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必将迅速提高，城市经济必将获得巨大发展。开展对于社会主义城市经

济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对于我国城市建制最低层次的镇的实际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领导好和建设好城市，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无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许多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们编辑这套《城镇经济研究丛书》，内容包括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城镇经济研究的专著、论文集、资料集、调查报告集以及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译著。选材力求广博精约，不拘一格，注重质量，有益读者。目的是为城镇经济的研究与开发，为社会主义城镇经济学的建立，提供资料，传递信息，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希望读者为本丛书推荐文稿，对本丛书提出意见。

编 者

引　　言

更为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乃是制订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必须的科学－信息基础，苏联社会学正在完成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这一重要使命。这正是我国社会学学者拥有崇高威望的原因所在。

但高度的信任产生高度的责任心。生活向从事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专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毋庸置疑，Л·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阐述的有关“科学应当成为经常的‘打破沉寂的扰乱者’，显示出现代知识有可能在那些停滞不前和落后的地方迅速地、顺利地推向前进”^[1]的论题，完全是针对我们这些研究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的。

根据这一观点必须强调的是，恰恰在城市社会发展问题研究领域出现了某种落后现象。近十年来，城市问题的研究工作明显地活跃起来。不过，城市至今还多半是地理学家、经济地理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考察的对象。生态学和建筑－城市建设学的研究阵线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而阐述城市社会问题的著作，事实上还是个位数^[2]。把劳动集体的社会性问题的研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性问题的研究加以比较，便产生出类似的结果：一种情况是，劳动社会学在苏联得到充分发展并完全形成了传统。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的理论武库还缺乏作为社会知识组成部分的城市社会

[1] 苏共第二十六大材料，莫斯科，1981年，第43页。

[2] 其中最出色的有：H·M·波别达：《社会主义的都市化和文化》，基希涅夫，1976年，Л·А·戈尔顿，Д·В·克洛波夫，Л·А·奥尼科夫：《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特征：城市工人昨天、今天、明天的日常生活》，莫斯科，1977年；H·M·阿依图夫《城市的社会发展：本质和前景》，莫斯科，1979年；B·O·鲁卡维什尼科夫《城市居民：社会成分，移民，城市环境评价》莫斯科，1980年。

学。

这种状态至少具有三种后果。从科学观点看，出现了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未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充分研究的城市社会问题却成为人口学家、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的研究对象^[3]。自然，在各个学科的接合部产生着令人感兴趣的和重要的成果。但是，只有不同学科力量所从事的城市课题研究是基于把城市作为社会性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前面说过的种种研究才是最富有成果的。显然，用具体学科的手段是不能建立起城市理论的，这种理论应当建立在一般哲学的水平上。这种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存在于社区之中且受社区制约并在社区中起一定作用的社会性现象的城市的本质何在。换言之，城市理论能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市社会学而表述出来，有机地把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社会学层次）角度对城市的解释，专门社会学理论（部门社会学层次）及其经验社会学研究（具体的社会学）统一起来。

缺乏上述理论会导致研究不具有充分的整合性，因为与研究都市化过程有关的每一学科都把城市看作相应知识领域的范畴和概念。因此，城市在我们面前表现为自身存在的各个断面。只有哲学概括能够认识城市的本质，从而取代在具体知识部门镜面似反映的城市的“形象诊断”。

由于未充分注意城市社会性发展问题而造成的第二个否定后果是，对居民的社会性结构以及影响形成苏联人某些集团实际生活条件的差别的地域因素的已知程度过低。要知道，在整个国家的层次上研究该问题会给予我们取中的和高度集合的图景。在现代条件下，这一图景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目标管理来说已不足为据。况且，根据城市计划编制的综合方式，计划前考察所采取的大量

[3] 地理学家研究阵线的扩展，自然使经济地理学转变为“经济—社会地理学”，这是应该欢迎的。

具体社会学研究，需要严格地解释诸如城市生存活动条件的特征，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特性，城市大众交际系统功能发挥等范畴。

最后，从理论观点上深入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问题乃是实现党的二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认识和明确消除地域方面社会性差别的途径——的手段，按·Л·И·勃列日涅夫的表述，这是“超出个别阶级范围之外的”即关涉到苏联各社会集团代表的利益和需要的任务^[4]。正是社会学应该讲出对这种种差别的性质、差别表现的形式和克服方法而论有份量的意见，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我们早些时候论述过的并在这部专著中加以进一步发展的论点是，城市，当作为居住的固定地点的时候，它客观地表现为人的生存活动的直接环境（含直接社会性环境）^[5]，第一，它能够规定出这种环境的社会制约性的全部重要程度，第二，能够把这一环境作为在劳动、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内社会所提供的方位总和加以研究。城市正是其居民社会发展的现实环境。Л·И·勃列日涅夫曾谈到这一环境的地区差别使人发展程度不能归结为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总和。作为人的生存活动环境的居住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城市社会性问题的研究客观上是对这样一种过程，即克服人们社会地位和他们和谐与全面发展可能性上的差别的过程的直接研究。

必须强调的是，城市社会问题研究中的落后现象对实践具有严重的否定影响。一般认为，在城市计划编制系统中最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最佳和谐性，另一方面，部门和城市机构的决策与计划的结合应达到必要的程度。大概

[4] 苏共第二十六大文献，第54页。

[5] 麦热维奇：《编制城市计划的社会指标》，载《社会发展与编制计划的指标》，莫斯科，1980年，第35页至46页

不必怀疑，对社会过程在理论认识上和受计划作用的程序化解释上的落后，是难于管理城市发展问题的原因之一。

创作这部专著的动机和确定其方针的一些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部著作是苏联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都市化和城市发展管理研究室、列宁格勒国立日丹诺夫大学所属的综合社会研究科学研究所、列宁格勒沃兹涅先斯基财经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民族志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集体写就的。城市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在理论上以及广泛吸收的经验材料的方法论水平上完成的。撰稿者集体也试就完善城市社会发展计划编制的某些最紧迫的问题加以阐述。

各部分的作者是：引言和结语——A·B·德米特里耶夫，M·H·麦热维奇；第一章——M·H·麦热维奇（第1.3.4.5节），Л·С·别列津，A·B·德米特里耶夫，A·П·科舍列夫，M·H·麦热维奇，Г·B·斯塔罗沃伊托娃（第2节）；第二章——M·B·鲍尔谢夫斯基（第1节），О·И·什卡拉坦（第2节），Я·И·基林斯基，M·H·麦热维奇，Г·B·斯塔罗沃伊托娃，И·И·特拉文（第3节）；第三章——A·B·巴拉诺夫（第1节），A·B·谢列勃连尼科娃（第2节），A·B·巴拉诺夫（第3节）；第4章——M·B·鲍尔谢夫斯基（第1和第2节），П·Н·列别杰夫（第3节），M·H·麦热维奇（第4节第1专题），A·Г·萨尔诺（第4节第2专题），Л·А·德雷罗娃（第4节第3专题），Я·И·基林斯基（第4节第4专题）。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 (1)

1. 社会性发展是社区发展的
 组成部分 (1)
2.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
 多学科研究的某些总结 (7)
3. 城市是个人生存活动的直接环境 (22)
4. 居住区共同体：
 形成前提和社会本质 (33)
5. 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容和因素 (42)

第二章 社会发展的对象范围、目标和指标 (50)

1. 研究城市社会发展的对象范围 (50)
2. 城市居民的社会性结构 (57)
3. 城市生活方式：本质和基本倾向 (71)

第三章 社会基础结构与居民需要 (93)

1. 某些方法论问题 (93)
2. 大城市居住区的诱人因素 (112)
3. 生态需要的测定 (119)

第四章 编制城市社会发展计划 (130)

1. 城市综合计划：需要与现实 (130)
2. 编制城市综合发展计划的方法 (135)
3. 编制计划的法律规范方面 (145)
4. 完善编制城市社会发展计划的迫切问题 (152)

4. 1. 编制城市社会发展计划	
系统的基本任务 (152)
4. 2. 完善城市居民非生产性	
活动的目标规划 (157)
4. 3. 完善城市的文化建设 (162)
4. 4. 编制预防违法行为的	
社会发展计划 (165)
结语 (169)

第一章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

1. 社会性发展是社区发展的组成部分*

城市的社会性发展在客观上是社区整体系统的社会性发展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发展是由社区决定的，并由社区规定的。同时，城市的社会过程具有自己特殊的对象范围，具有自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在社区整体的一定子系统中进行的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与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容、目标和指标相联系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社会本身发展的实质，其次要确定城市在社区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城市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程序是把社会性发展作为社区的间接表现形式，即“不是基于自身”而是从它为其组成要素的系统方面进行分析。

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之一：它直接地与社会进步的定向性、与形成作为发达的社会性系统的社区及作为整体

* “социальное” 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通常都译成“社会的”。在本书中，这两个词经常搭配出现。根据本节作者所作的分析，广义的 “социальное” 似可译作“群体的”，狭义的 “социальное” 似可译作“社会性的”。为了较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原意，同时出于将二者在中文译词上区别开来的需要，我们在本书中多半把前者译成“社会性”的，后者则译为“社区的”或“公共（关系）的”。当然，有关 “социальное”、“общество”、“общность” 以及 “собщество”的译词选择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各有关学科的知识，有待作更深入的研究。对分别与这两个词有搭配关系且在中文中有习惯译法的独立词组，我们未作改动，但限于篇幅也未标出原文。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曾请教过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李锡胤教授和潘国民副教授，承蒙他们于百忙之中阅读原文有关部分并悉心指导，方能确定上述译词，这里谨致谢忱。 译校者。

性的社区相联系。以上述观点看，社会性发展是这种社区形成的具体方面和因素。

在苏联哲学和社会学文献中，“*социальное*（社会性的，译注）”概念在两种含义上通用。在特殊的或有时称作狭义的含义上，“社会性”反映人们的社区地位变化的过程，反映作为公共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化的过程。在最一般的形式上，这一过程是由人们联合的强制的形式向现实的社会性共同体的运动^[1]。

对社会主义而言，作为经过史的初级社会的形式带有对抗的性质。人们联合成社区，是由他们真正利益的外在的必要性主使的，而且只能由它主使。社区是由生产-经济条件规定的。重要的原本是这一事实，即表现在社会不平等上的人们之间联系与关系的对抗性质是整个社会功能发挥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条件。“虚构的集体”规定公共关系的本质，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仅仅“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2]，生活本身的所有条件都与之相适应。

“社会性（*социальное*）”在另一种更宽泛的含义上应用，是“*общественный*（社会的、社区的，译注。）”的同义词。在这种情况下，它规定着社会发展的某个方面。这一方面历史地和逻辑地反映社会与作为社会自身发展可能性主要基础的自然界的不同。^[3]

“社会性”概念的上述解释实际上是很必要的。这一概念的狭义划分是符合社区（*общество*）个人之间联系的一定方式的，这种联系方式的特点是现有的社会阶级的不平等。

但是，几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重要问题的这种解释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第46卷上册，第22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37页，第84页。

[3] 例如可参阅，M·H·鲁特·凯维奇《辩证法和社会学》，莫斯科，1980年，第185页，第237页。

要更详细地说明。事实上，形式逻辑的“广义的——狭义的”区分会产生承认社会的两种意义似可“平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概念历史的狭义的含义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的。在作为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胜利的条件下，这一历史狭义概念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一概念反映的对象范围业已消除。作为缺乏社会平等的社会性——不是社区永恒的属性，而是它的发展阶段的反映。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概念的广义，即社会性的作为社区的同义词使用，会导致解释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须知，一直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为止，即实现充分社会单一性之前，狭义的社会性乃是社区的主要特点和最重要的特性。这意味着，这一概念的狭义本身规定着广义的社会性的本质。

况且，缺乏社会性的平等，也就是缺乏人们的真正的社会的共性，意味着作为广义的社会性须借助于它的狭义的社会性得以发展。人们的需要的满足是按照不同的社会标准进行的，但他们的发展条件却不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而是取决于人们的社会阶级状况。卡尔·马克思用如下语句言简意深地把社会发展的既与状态定义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要牺牲多数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4]。

可见，这种被称为狭义和广义的“社会性的”概念实际上无非是人们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形成的阶段和方面，即作为整体社区发展的统一过程，人们在这一整体范围内的联合方式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实际利益。所谓狭义的社会性按其实质是历史的必然状态，仿佛是创造那种整体性的一种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广义的社会性的东西不能看作是与“自然界”的概念不同的某种事物。同它对应的范畴——“个体的”范畴。此种理解能够把社会发展看作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0卷，第2分册，第124页至125页。

是实现人们的直接的集体性，看作人们从“分离”状态到“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5]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社会整体的状态中，人的公共关系的性质才能成为现实。

众所皆知，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的、社区的和社会性的东西不可割裂地融合在一起。氏族，最初的人类集体就是这种统一的反映。人们的分离和个人的与社会的之间差别的产生是与劳动分工同时出现的。阶级是在劳动分工和把人们束缚在各种劳动分工基础上产生的。此后，人的发展首先受制于其社会阶级的隶属关系，而他个人的命运则由他的社会作用决定，即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因为“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6]。

从联系本身的性质方面看，作为人际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社会的关系，但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表现出来：“……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状态的东西”^[7]。人们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即发展与满足需求条件方面的差别成为这种关系的客体。作为阶级的个体的人们是这种关系的主体^[8]。卡尔·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是为突出强调人们的社会-阶级分化——这个在形成人们的直接的共同体道路上重要而困难的阶段。人们正是以这种身份而不是作为生物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前一种场合我们指的是人口过程^[9]。

作为阶级个体的人们之间的差别反映在社区的社会-阶级结构中，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首先是在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638页。

[6] 同上，第30页。

[7] 同上。

[8] 同上。

[9] B·Г·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管理中的人》，知识出版社，贾泽林译，1983年第1版，第19页至20页。

生产中人们彼此地位变化的结果。继生产之后，人们在社会进取性、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内的彼此地位也发生变化。换言之，反映人们相互状况进化过程并因此而反映社会关系进化的社区的社会性结构的变化，恰恰客观地反映作为阶级个体的人们本身的发展并且是社会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0]。卡尔·马克思在规定作为其特别的对象领域的社会范围时，强调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1]。

因此，作为狭义的社会性发展本身包括两个方面。从社区方面看，在历史意义上，社会性发展是社会关系的进化，进化的主要方向是由社会的不平等到社会平等，由人们之间联系系统的对抗性到真正的社会共同性的运动。从个人方面看，社会性发展作为他在社会关系系统中的地位的变化，作为个人根据社会立场即在生产、社会-政治生活、文化中的地位向既定方面成熟分布的结果而出现。

社会性发展因此在社区的社会性结构中，在阶级、社会阶级集团、阶级内部的和各阶级之间集团的总和中得到反映，这些阶级和集团是主体，即社会关系的体现者。任何社会生活领域都是这些集团关系的客体，因为这些集团在各领域内首先是在物质财富生产中本身所处的地位不同。

与以往社会形态中的社会性发展不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性发展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废除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把人们联合成社区，即形成某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联系性质，是由直接的集体性关系变为该

[10] 参阅：《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莫斯科，1976年，第13页，第23页至29页，《作为社会学研究客体的人》，列宁格勒，1977年，第40页至41页，第19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46卷，第1分册，第220页。